

王陽明尺牘目錄

答徐成之

與王純甫

與胡伯忠

寄李道夫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原靜

與薛尙謙

答甘泉

答方叔賢

答劉內重

寄鄒謙之二首

答南元善

與歐陽崇一

答甘泉

與毛古庵憲副

寄安福諸同志

答何廷仁

與黃宗賢三首

寄希淵三首

與黃誠甫

與陸元靜

與楊仕德薛尙誠

與安之

與席元山

與陸元靜

與王公弼

答友人

與王公弼

寄陸原靜

與馬子莘

與戚秀夫

與錢洪德王汝中三首

答修太守求雨

王陽明尺牘目錄

答毛憲副

答人問神仙

答儲柴墟二首

上彭幸庵

寄席元山

與陸渭伯

復童克剛

答方叔賢二首

答見山冢宰

答潘直卿

寄何燕泉

與安憲慰三首

答徐成之

上晉溪司馬二首

寄楊邃庵閣老四首

答王疊庵中丞

與黃勉之

與鄭啓範侍郎

與黃宗賢四首

與霍元崖宮端

寄翟石門閣老

王陽明尺牘

答徐成之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起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悵快。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爲迂腐。成之不爲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尙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一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與黃宗賢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況味，懸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既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遙絕，草亭席虛相聚尙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元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

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又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爲衰嫗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閒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疎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忽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爲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冰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爲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閒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爲之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閒哉。往往見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爲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歎憫。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力，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

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堙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尙未遂，旬月後，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又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既感且愧，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風日偷，素所目爲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爲諱。吾人尙棲棲未卽逃避，眞「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眞本心。仕途如爛泥坑，勿入其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腳樣子，不可不鑒也。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尙多牴牾。始聞而恍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恍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恍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鍛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

希顏_一煢然在疚，道遠無因_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爲終身之慕，毋徒盛

傷爲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爲愧爲忤，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一蓋一言而足，至其功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願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卽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完否？餬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卻恐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又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廢於職守，無由歸道，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爲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開與當事者頗相抵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尚有芥蒂於其中耶？卽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一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莆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爲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莆一問語，不盡不盡。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誣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曾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僂僂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列郡之始，卽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尙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與陸元靜

尙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諭。人去仕途，如馬行渾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一在驚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卻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一夫離羣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卽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使間亦可寫寄否。尙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尙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言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尙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曾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原靜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脚踏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曰：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書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尙謙

卽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孚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解中事以累尙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與薛尙謙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話。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興起。尙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尙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與安之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雋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人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爲如何耶。聊往數册，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疏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簞人也，雖獲一夜光之壁，一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爲妄爲僞。今壁入於猗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壁，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耳。叔賢所進，

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失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復可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甚，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德明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與席元山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非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台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快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同。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未猶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方叔賢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尙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爲罪也。

與陸元靜

齋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殫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眞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託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眞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篋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眞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

「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聞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卽當長遯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疑也。

答劉內重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爲學工夫，尙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既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夢譽，亦好資之以爲警惕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剛強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尙須與兼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其童子進見。」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無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若依着子路認個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嫌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爲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爲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邈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餘，尙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

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欠缺。靜動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天壽不二根基。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來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師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爲可憂爾，間及之。

寄鄒謙之

承示諭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耐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的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不爲黃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

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諱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爲說之難曉，遂并爲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嗽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煨煉爲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尤速也。書院新成，欲爲諸生擇師，此誠爲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尹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尙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事定後，却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

又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說，獨以慨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顧猶歉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欣歎欣歎。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所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甯有二乎。古今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一硯硃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公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

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好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倏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刷，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尙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尙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礙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惰者，便間不惜款款示及之。

答友人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譏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願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隨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謬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人而不自得。

也矣。

答南元善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會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尙留汴城，世途之險澀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歎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矣。彼奸妬儉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讒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得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增篋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矣。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知之，竊尙喜晦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眞若浮虛之變態，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一及。

與王公弼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卽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卽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與歐陽崇一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略我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自咎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太有所進矣。文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爲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免力也。

寄陸原靜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非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聞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貴鄉有章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功篤實，尤爲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

吾問雖疎，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瞶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論，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

於爾。既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爲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怪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指，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養生來訪，自言素沐浴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與馬子莘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緇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朋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面會，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菴憲副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脩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知良之說，與今之所謂體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狗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爲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徑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戚秀夫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兼以書儀，感忤何既。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動變。足下以過持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爲問乎？病廢既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寄安福諸同志

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

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有他岐之惑矣。明道有云：「甯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但從此學聖人，卻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尙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真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簡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德洪王汝中

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穴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又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鼓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餽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

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爲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或彼自勉，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又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鍼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脩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牆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爲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明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旨，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答佟太守求雨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尙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善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咒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滌冤滯，禁抑奢繁，卒誠滌慮，痛自悔責，以八邑爲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所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豈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鬥，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常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離流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蟲毒之與處，魍魎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蟲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較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甯不歸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維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

辱則可矣。

又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間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罪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亦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思之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纓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灑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閬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又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甕刀，遣

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旣而使君平日感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安，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君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怒。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一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旣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日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最驟進，

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樸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一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言，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也，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也。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天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一吾兄之論晦庵

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尙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答儲柴墟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卻殊快快。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敍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爲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於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心難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

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遊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隨俗而待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狗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望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一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同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一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旣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偃偃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己，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揚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無檢飾，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闔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苦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

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夫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已有分寸之覺，即後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且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尙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己也，而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以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又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惟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甯有是理耶？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大哀乎？往時僕與

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攷寅之恆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歎服。以爲如寅之者。眞可爲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而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簀。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撒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瀾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灼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常概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己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

上晉溪司馬

邠衡諸處。羣孽漏殄尙多。蓋緣進剿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選。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日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劃。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各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己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後舉請。但因閩事。

孔棘遙聞廟堂之上，亦欲謬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柳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且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概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甯，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聞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尙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聚聚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腴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爲之鬪。有司豢養若驕子，百姓疾異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嘯羣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氣餒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况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受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又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惓懇惓，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况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肺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腹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候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即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苟，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發軔，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先朝，亦既薦被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義雖闕，而求宣終，將泯泯於俗，豈不痛哉！伏維執事才德動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真足以廉頑而立懦。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韜伏墜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況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爲也，刷垢雪穢，繆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疏外，不一以其情爲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爲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諡，乞非執事之憫之，而爲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一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邃庵閣老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歛德而歸，令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爲不朽者，惟墓石誌之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型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

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不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況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弔，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大小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弊敢以隲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又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勦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債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哉。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及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

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其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好，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之爭，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鑑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又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牆，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爲，然自歎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閒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愆事，將爲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所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村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爲感激，甯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又

竊惟大臣報國之恩，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迺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爲己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疏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來憂病積集，疴疴甚，惟養病丘園爲鄉里子弟攷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致爲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襍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驚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尙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勵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賡庵中丞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愛病憎憎，不及少申款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

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爲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作。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憶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姑，徇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日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自視欲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盛德禮恭，而與人爲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一敘，其爲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略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

與陸清伯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在矣。況有爲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爲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尚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即欲爲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泄此痛耳。其歸喪一事，托王邦相爲之經理，倘有不便，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傯，中未暇悉所欲言，千萬心照。

與黃勉之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

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尚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遠不在游揚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略者，刪去之爲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章克剛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豁然悔其初志，即欲焚棄八策，以爲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歎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者。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聞闕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遯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略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千百上矣。實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入人，亦且按劍而怒。」况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帚耳。亦何保衛之深，而必以投入人爲哉？若此將遂上，亦惟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譽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

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謫謫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貴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册未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築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郎

某愚不知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足幾不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卽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迺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爲之赧顏汗背，促蹙不安。古之君子，恥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礎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肯學，而質本迂狂疏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辨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銜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願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尙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爲報耳。

答方叔賢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類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游者，相踵山

中啓處，時時聞之。簡牘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聖王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讒搆未息，又復可出而冒爲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河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又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千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卻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係，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黑白，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足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以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鑑恕。

與黃宗賢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况讒搆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

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爲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苦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爲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下。望相扶持。終得養河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一天不慙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聞附知之。

又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具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尙爾查勘未息。致使一效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蓋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矣。此老憤懣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僞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蠢。特一瘡疥之疾。一羣僚百司。各懷讒嫉。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近見三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尙未平貼。姑待釐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參之誠。間聞有一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讎仇。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又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元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既爲此一大事而出，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肯，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請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其略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復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失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尚可說哉。西樵元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皆由學術之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蓬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揀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又

兩廣大勢，罷敵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強力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思田之患，則幸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勦平。就今日久困積冤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嗽，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且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眞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罕。

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尙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靜菴東羅見山西樵元崖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啓。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適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愧。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答見山冢宰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寧堪重托；懇辭之疏，必須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動煩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王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幹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爲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日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僅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元崖宮端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

既與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爲之辨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月張胆」已申其義，然如「倒倉蘇冒，積於積穢」，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羅疾，搆瘵嗽潮熱，日益尪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尙有時也。

答潘直卿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譽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况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甯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尙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怕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惜，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畢竟何如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尙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爲已而爲此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

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枕，莫旣下懷，伏祈鑑亮。

寄何燕泉

某久臥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疏。遙聞執事養高歸邨，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烟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惘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郴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全二册
定價



LC